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46

最先登上月球的人

原著 威尔
改写 刘勤



前言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最先登上月球的人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原著
改写

威尔斯
刘震
藏书章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先登上月球的人/(英)威尔斯(Wells, H. G.)著;刘勤霞
改写. —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.

(中外科幻故事丛书)

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

ISBN 7-80112-029-9

I. 最…

II. ①威… ②刘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1561.45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:100006)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

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78千字 印数: 0001—3000

(每套50本) 总定价: 380.00元

目 录

- 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很多，隐身人便是其中的一例。根据物理学光学原理，可以把人的身体全部隐藏掉，让旁人看不见。于是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你想干的事，可以作恶，可以行善，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优越。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，可在英格兰南部的避暑胜地叶塞村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。
- 隐身人..... (1)
-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..... (53)

车马客栈的惊喜

那是二月上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，一个从未到过叶塞的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，越过开阔的高地，从附近的布兰赫斯特车站走来。他戴着厚厚的手套，提着一只黑色小皮箱，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，除了发亮的鼻尖外，那软毡帽把他的脸全遮住了。雪堆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。他摇摇晃晃地走进“车马客栈”，冻得半死不活。“快生个火，给我开个房间！”他叫道。接着就跟着店主霍尔太太走进客厅讲定价钱，在客栈住了下来。第二天早晨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霍尔太太生着了火，就把他留下，自己亲手给他做饭去。

隐身人

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很多，隐身人便是其中的一例。根据物理学光学原理，可以把人的身体全部隐藏掉，让旁人看不见，于是你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干你想干的事，可以作弄人、吓唬人，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优越。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，可在英格兰南部的避暑胜地叶宾村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。

叶宾是个美丽的地方，特别是夏天，天气凉爽，景色迷人，来这里避暑的人很多。一到冬天，这里就人烟稀少，人们便安稳、平静地过日子。但这年的冬天因为一个古怪的陌生人的到来而不同寻常。

车马客栈的怪客

那是二月上旬的一个寒冷的日子，一个从未到过叶宾的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，越过开阔的高地，从附近的布兰赫斯特车站走来。他戴着厚厚的手套，提着一只黑色小皮箱，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，除了发亮的鼻尖外，那软毡帽把他的脸全遮住了。雪堆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，他摇摇晃晃地走进“车马客栈”，冻得半死不活。“快生个火，给我开个房间！”他叫道。接着就跟着店主霍尔太太走进客厅讲定价钱，在客栈住了下来。

霍尔太太生着了火，就把他留下，自己亲手给他做饭去。

在冬天居然还有人在叶宾住宿，是件幸运事儿，她觉得自己交好运了。当咸肉已经下锅，霍尔太太就把桌布、盘子和杯子拿到客厅，得意地摆上桌子。虽然炉火很旺，可是她惊奇地看到那客人还戴着帽子，穿着外套，背朝她站着，十指交叉地背握着那双戴手套的手，似乎陷入苦思冥想中。她注意到他肩上溶化的残雪滴落在她的地毯上。“先生，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去烤干？”她问。

“不用，”他说着，一动不动，“我倒宁愿穿着戴着。”他加重了语气。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玻璃的蓝色护目大眼镜，还有一脸浓髯拖在外套领子外面，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。

“好吧，先生，随你的便。”她说。

他不回答，又把脸转了过去。霍尔太太觉得这谈话不适时宜，就把其余的餐具匆匆摆上桌子，快步走出了房间。当她回来的时候，他仍像一座石像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驼着背，竖着领子，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，把他的脸和耳朵全遮住了。她把蛋和咸肉重重地放下，然后大声叫他：“你的饭好了，先生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他立刻说道。但在她离开屋子把门关上以前，他仍是一动不动。等到门一关上，他就立刻转过身，走近桌子，发出勺子在盆子里迅速搅拌的“卡嚓”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从厨房端了芥末，敲了敲门，就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时客人迅速地动了一下，因此她只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一晃就不见了，好像他从地板上拣起了什么东西似的。她把芥末瓶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，发现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，它那水汽很可能使那炉围的铁皮

生锈。于是，她果断地朝这些东西走去。“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烤干了吧？”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。

“把帽子留下。”她的客人用一种捂闷的嗓音说道。她转过身来，发现他正抬头注视着她。

一瞬间，她站在那里惊诧得目瞪口呆。

原来他用一块白布——掩着嘴和下巴，这就是他的嗓音捂闷的缘故。可是使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前额都被一条白色绷带缠满了，还有另外一条绷带裹住了他两只耳朵，他的脸，除了尖尖的红鼻子以外，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。他身穿一件褐色的丝绒短上衣，高高的黑色的亚麻衬领一直翻到脖子外边。厚厚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拼命地钻出来，乱七八糟地上下支楞着，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。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先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，因而她在片刻之间吓傻了。

他并不把餐巾拿开，她这时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褐色的手套，他那神秘莫测的眼镜正注视着她。“把帽子放下！”他说，捂在嘴上的餐巾使他的话语含混不清。

她从极度震惊中开始恢复过来，就把帽子放回炉前的椅子上。“先生，原先我不知道……”她窘迫地停住不说下去。

“谢谢你！”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。

“我会立刻把它们烤干的，先生。”她一面说着，一面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。她在门口又看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眼镜，而他的脸前还捂着餐巾。她在随手关门时不禁稍稍哆嗦了一下，满脸惊诧和困惑。“我一辈子也没见过！”她低声说着，轻手轻脚来到厨房。

客人坐在那里倾听她走远的脚步声，不放心地朝窗户看

了看，才重新吃起饭。他吃了一口，又疑心地看看窗户，后来他站起身来，手里还拿着餐巾，走过去把窗帘放下来，这才比较安心地回到桌旁吃饭。

“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，要不然是做过一次手术还是怎么的。”霍尔太太说，“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。”她加了点煤，打开晒衣架，把客人的外套打开放上去。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不像个人头呢？还有那副眼镜！他的嘴巴可能也受过伤。”

等衣服快干时，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。这时，她认为他的嘴是在意外事故中割伤的想法得到了证实。因为他正在抽烟斗，他始终没有松开那条缠住他下半个脸的丝围巾，因而也就始终没把烟嘴送进嘴里。但这并非由于疏忽，因为在烟草烧完的时候，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下。他坐在角落里，背对着窗帘。他吃饱喝足，全身感到暖和舒适，也觉得有些生气，说起话来也不像原先那样简短过分了。

“我有一些行李，”他说，“还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。”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，并彬彬有礼地点着那裹缠绷带的脑袋，以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。“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？”他问。当她回答说“没有”的时候，他似乎颇为失望。

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，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对意外事故的同情与了解，并想以此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点什么，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因为陌生人好像并不喜欢谈什么。

“你给我拿点火柴来好不好？”客人突然粗鲁地说，“我的烟斗灭了。”

霍尔太太的话被打断了，他这样粗鲁地对她，真是太无

礼了。她气呼呼地朝他愣了片刻，然后去拿火柴了。客人就这样安静地呆在客厅里，一直到晚上。霍尔太太确实搞不清他是怎样的人。

叶宾人的疑惑

第二天，搬运工菲仑赛德把陌生人的行李运到了村里，是很显眼的行李，有一两口大箱子确实是普通人所常有的，但是有一箱书——又大又厚的书，其中有些只是看不懂的手抄本，还有十几个盒子、箱子和篓子，装着许多用草捆扎的东西。陌生人穿戴着帽子、外衣、手套和晨衣，不耐烦地出来接菲仑赛德的车。那时女店主的丈夫霍尔也打算帮着把行李搬进去。陌生人出来时没有留神菲仑赛德的狗，它正懒洋洋地嗅着霍尔的腿。“快来搬箱子，”陌生人说，“我等得够久啦。”他朝着车尾的方向走下台阶，像是要动手拿那小一点的篓子。

菲仑赛德的狗一见到他，就毛发倒竖地咆哮起来。当他急步走下台级时，它就向他的手直扑过去。人们顿时慌作一团。

他们看见狗牙在他手上滑过，听到了踢狗的声响。那狗侧身一跳，咬上了陌生人的小腿，只听嘶的一声，他的裤子被扯破了。这时，菲仑赛德的鞭梢已经抽到狗身上，它沮丧地吠叫着，退到车轮下面去了。陌生人在他撕破的手套和他的小腿上很快地扫了一眼，转过身，奔上台阶，跑到客栈里去了。

霍尔一直站在那里目瞪口呆。出于自然的同情，他决定上楼去看看。他推开门，没有任何客套就向屋里走。

屋里很阴暗，窗帘已经拉下。他一眼瞥见一个非常古怪的东西，活像一只没有手的胳膊正朝他挥舞过来；还有一张白脸，上面有三个大而模糊的斑点，像一朵浅淡的三色紫罗兰。后来他只感到胸部挨了重重的一拳，身子不由得猛然倒退几步。那扇门就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，并上了锁。一切如此迅速，他来不及看清，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挥舞，自己就挨了一拳，被打了出来。他站在暗黑的楼梯口，十分纳闷，不知他刚才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几分钟以后，他回到客栈外面的人群里。突然那狗又嚎叫起来。

“大家一起来！”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在门口喊叫，陌生人站在那儿，领子向上翻着，帽檐下垂，“你们搬得愈快我愈高兴。”

根据他的指示，第一只簋子直接运到客厅，他急切地扑上去把它打开，根本不顾霍尔太太的地毯，把草撒得满地都是。他开始从簋子里拿出各种各样的装有不同粉末的瓶子，还有一些试管和一架小心包装起来的天平。

簋子全都打开后，陌生人就走近窗户，开始工作，其他的丝毫不顾。

整整一下午，他都在房里呆着。大部分时间里他一声不响，但有一次好像桌子被猛击了一下，瓶子便互相碰撞起来，玻璃猛烈地砸碎在地上，于是屋里响起了迅速的踱步声，还夹杂着暴躁的叫骂声。

霍尔太太送来晚饭的时候，看到他正把瓶里的液体滴入试管中，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进来。霍尔太太看到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很不高兴，故意把盘子重重地放到桌上。客人被

惊动了，他转过头来。她看到他没戴眼镜，眼窝深得出奇。他又回过头去戴上眼镜，才转过身来向着霍尔太太生气地说：“你进门之前要先敲门！我正在进行既紧急又重要的研究，我在工作中不愿被人打扰，我想隐居起来。”

“当然，先生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可把门锁上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客人马上表示赞同。随着又忙他的工作去了。

从这天起，车马客栈的陌生人就忙开了自己的事。他有时起得很早，一整天忙个不停；有时却很晚才起来；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吸着烟；有时又暴怒地打碎或折断东西，自言自语个没完。他白天很少出门，可是每天黄昏以后，不管是什么天气，他总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得到村边最偏僻最阴暗的路上散步。他那副古怪可怕的模样，常常把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吓得魂不附体。后来，村里的人们天一黑就关门闭户，熄火灭灯，以免碰到他。

村里的人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他是罪犯，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，才把全身包裹起来；有人说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乔装打扮到这里来制造炸药；也有人说他是个疯子……尽管叶宾的人们对他的看法不同，但对他感到憎恶却是一致的。

出于职业上的好奇，村里的开业医生卡斯决定去“车马客栈”探问陌生人。在4月初的一天，卡斯以聘请村护士捐募基金的理由去找他，在屋里呆了10分钟左右，便面色苍白地跑了出来，一口气跑到村里牧师本廷的家里。

本廷牧师看到卡斯惊恐不安的样子，便关切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卡斯向牧师要了一杯葡萄酒，愣愣地坐在那里喝得出神。

等神情稳定下来后，他就向牧师讲述自己在“车马客栈”见到的情况。

“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椅子上坐着。我问他是否肯为请护士的事捐款，他说要考虑一下。我问他是否搞研究，他说是的，是‘长得出奇的研究’。可当我打听是搞什么研究时，他发火了。后来，他又谈起了以前得到过一张有价值的药方，结果被风吹到壁炉里烧了，等他冲过去抢时，药方已燃着飞向烟囱。为了形象地说出当时的情景，他就把胳膊伸了出来。天哪，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空袖子，直到关节部位什么也没有。我吃惊地叫了一声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又看看自己的袖子，赶紧把衣袖放回口袋里去了。我问：‘一只空袖子，你怎么能使它动？’他马上站起来，走近我，恶狠狠地说：‘你说这是一只空袖子？’说着又把袖子从口袋里抽出来，向我直伸过来，袖口离我的脸只有六寸远。我看得很清楚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这太让人吃惊了。后来，像是有两只手指捏住了我的鼻子，我吓坏了，转身就跑了出来。”

卡斯又要了杯酒，迷惑地说：“我碰到他袖口的时候就像碰在胳膊上一样，可实际上那里面什么也没有！”

牧师听完后仔细想了想，疑惑地看着卡斯，接口说：“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。”

两件奇怪的事

村里人来不及搞清这陌生人的真面目，村里便又发生了两件怪事。

那天后半夜，本廷太太在宁静中突然醒来，好像听到卧室的门被打开后又关上的声音。她起先并没有叫醒丈夫，只

是坐在床上静听。接着她听到隔壁更衣室里有赤脚走路的声音，并穿过走廊向楼梯走去。她轻轻地叫醒了丈夫。牧师悄悄地走到楼梯上，清楚地听到楼下书桌上一阵摸索声，然后有人打了个喷嚏。他拿起拨火棍蹑手蹑脚地下楼，他从楼下大厅的门缝向里一看，见桌上点着支蜡烛，抽屉打开了，可看不到人。这时本廷太太也下来了，脸色苍白，十分紧张。

他们听到金钱的叮当声，知道小偷找到了家里仅有的储蓄——五枚半镑一个的金币。本廷拿着火棍猛地冲进去，大喊一声：“投降吧！”可房里空无一人。夫妻两人在房间里找遍了，也没找到人。这时走廊上响起了人大声打喷嚏的声音，他们赶紧冲过去，刚走了一半，又听到厨房门开关的声音。他们进了厨房，隔着窗户，看到后门被打开了，过了一会，开着的门忽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牧师夫妇彻底地查看了整个厨房，连一个鬼也没找到。直到天亮，夫妇俩还在楼下愣着，牧师嘴里不停地重复着：“真是奇怪，真是奇怪……”

在同一个晚上，“车马客栈”也出现了怪事。凌晨，霍尔夫妇到地下室去取啤酒，走到地下室门口的时候，想起忘了东西，就让霍尔回去拿。霍尔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惊奇地发现陌生人的房门虚掩着，取东西下楼时，又看到前门的插销被拉开了，他记得晚上这门肯定用锁锁上的，因此他觉得奇怪极了。于是他就转身返回楼上，他敲了敲陌生人的门，没有反应，就推门进去了。屋里没人，客人的绷带、外衣、帽子都扔在床上和椅子上。他赶快跑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妻子。

夫妻俩决定去看个究竟，他们走上地窖台阶时，好像听到了前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。而这时门是关着的，也就没当一回事。霍尔太太先跑上楼，听到有人在楼梯上打喷嚏，霍

尔在她后面，两人都以为对方在打喷嚏，也没在意。霍尔太太推开客人房门的时候，觉得身后有人抽吸了一下鼻涕，回头一看，霍尔还在一丈远的楼梯尽头，感到很惊奇。霍尔上来后，两人一块进了房间，霍尔太太摸摸客人的枕头和被子都是凉的。“他出去至少有一个小时了。”霍尔太太对丈夫说。正在这时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：客人的被子自己聚成了一堆，然后头冲前地跳过床栏杆，活像一只手一把抓住被子的中心，并把它扔到一旁。紧接着，陌生人的帽子又从床架杆的顶上飞了起来，在空中划了大半个圆圈，直向霍尔太太的脸上冲来，然后一块海绵也飞过来，椅子上客人的衣服飞向一边，椅子凭空悬起来，四只椅子腿朝着霍尔太太直逼过来。她尖叫一声，转身跑出了房门，霍尔也跟着跑出来。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。

霍尔把几乎吓晕的妻子抱到楼下。

“天哪，椅子都会飞……他那副大眼镜，那个缠着绷带的脑袋……肯定是妖精，在报上读到过……”霍尔太太已吓得语无伦次。

天亮后，霍尔请来了村里有智谋的人来商量该怎么办。大家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，客人的房门突然打开了，陌生人裹得严严实实地下来了，眼睛充满着仇恨，然后恶狠狠地把门关上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他什么时候进去的。

“去问问他！”霍尔鼓起勇气敲了一下门，推开门说：“对不起，请问……”

“滚蛋！”客人大声喊道，“把门关上。”

一直到中午时分，谁也不敢再去靠近他的房门。

怪客大发雷霆

叶宾就这么个小地方，两件怪事很快被传开了，霍尔决定向地方官舒克福思先生请示，车马旅馆里的人越来越多。

整个这段时间，陌生人什么也没吃，大概饿了，拉了三次铃，可是没人理他。人们听到他不时来回走动的声音，还爆发出咒骂，撕了些纸，还听到了玻璃瓶猛烈砸碎的声音。

大约在中午的时候，他突然打开了客厅的门，招呼霍尔太太。

过了一会，霍尔太太捧着一个放有帐单的盘子过来，“您是要账单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为什么不给我开饭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还不付帐？”

“我三天前就告诉你了，我在等一笔汇款……”

“我等你付款已五天了。”

“汇款还没来，可我口袋里……”

“三天前你说除了一镑银币，什么都没了。”

“我又找到一些……”

“真奇怪，你是从哪里找到的？”

这时，聚在客栈里的人群也骚动起来，“对，得问问他这钱是从哪儿来的。”有人嚷着。

陌生人生气了，他跺了一下脚，气恼地问霍尔太太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我奇怪你打哪儿弄来的钱？还有，咋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你的房子怎么是空的？你房间的椅子怎么会飞？还有，你是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陌生人突然举起他戴手套的手，握紧拳头跺着脚粗暴地大声喊着：“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干什么的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。”于是他把手掌贴到脸上，然后拿开，这时他脸部中央变成了一个黑洞。他走到霍尔太太面前，把一样东西递给她：“拿去。”她接过来一看，不由得大声尖叫起来，把它扔到地上。原来这是客人红得发亮的鼻子，它在地上滚动着，发出空纸板的声音。

这时，陌生人又取下眼镜，脱掉帽子，扯掉他的胡子和绷带。大家看到他的头不见了，领子以下的身躯还立在那里。霍尔太太面对这个无头的怪人，吓得大叫一声撒腿向门外跑去，人们也都慌乱地向外逃，跌跌撞撞，不少人摔倒了，爬起来就跑。

村里的人听到狂喊尖叫，抬头往街上一看，只见人们从“车马客栈”里没命地往外逃。出于好奇，大家都围过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，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客栈。有人绘声绘色地向围观者讲述自己看到的怪事：“没有脑袋，他没有脑袋！”“他刚才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手里拿着一把刀和一块面包，进了那扇门。他没脑袋，就一个身子！”

人群里一阵骚动，闪开了一条路，霍尔领着村里的警察博比·贾弗斯走过来，铁匠瓦哲斯也来了。他们跨上台阶，直向客厅走去，发现房门正开着，屋里光线很暗，模糊中看到那个没脑袋的身体正对着他们，还戴着手套，一手拿着啃过的面包，一手拿着一大块乳酪。

“就是他。”霍尔说。

“先生，你犯罪了。”贾弗斯说，“不管你有没有脑袋，我都要公事公办，要逮捕你。”

“滚开！”这个人体一面骂着，一面向后跳去。

陌生人突然脱下手套向贾弗斯脸上打去。贾弗斯冲上去一把抓住了他那缺手的腕子，同时也抓住了他那看不见的脖子。不过，贾弗斯的胫骨也被重重地踢了一脚，他忍住疼痛抓住对方不放，他们扭打起来，一起倒在地上。

“抓住他的脚。”贾弗斯喊人帮忙。

霍尔走过去，还没动手，肋骨上就挨了一脚，被踢得动弹不得。

陌生人已经把贾弗斯压到了身下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他那没头没手的躯干站起来说道：“我投降。”贾弗斯也跟着站起来，并拿出一副手铐，愣了一下说：“我看是不能用手铐了。”这时，怪人用那空袖子在胸前滑动，外衣的钮扣解开了，他弯下腰去，好像在摸索他的鞋袜。

刚进屋的杂货铺老板赫克斯特突然说：“这根本不是人，只是空空的衣裳，我可以把我的手臂放进他胳膊里去。”他边说边把手伸过去，好像碰到什么东西，又缩了回来。

“你的手指头别碰我的眼睛！”空中的声音冷酷地警告他说，“事实上我的头、手、腿和所有的部分都在这儿，只是你们看不见罢了。你们没有理由来干扰我。”

屋里又进来了许多人，显得很拥挤。赫克斯特问：“隐身？谁听说过这样的事？”

“也许这是奇怪的，可这并不犯法，为什么警察要抓我？”隐身人反问道。

“这追查的不是隐身，而是盗窃。有一家人的钱被偷了，客观情况证明是你……”贾弗斯的话还没讲完，隐身上人就大嚷起来：“胡说八道！”